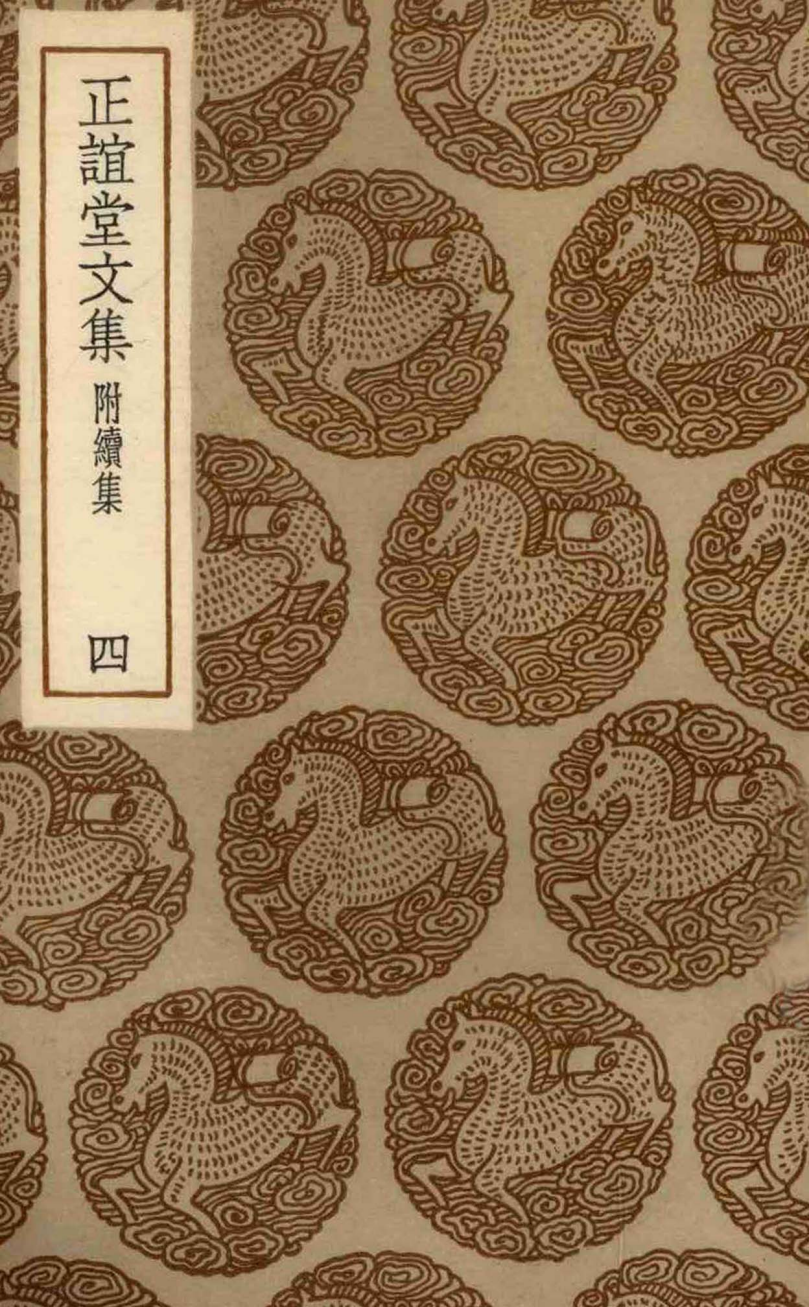


正誼堂文集 附續集

四



正文堂文集

附續集

(四)

張伯行撰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平

正

撰者 張伯行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王雲五主編
豐書集成
誼堂續集
附四冊

集

(本書校對者 董雲庭 宮模秀 沈抱秋)

正誼堂續集卷之五

書

與浙江王撫軍

不覲光儀於今二載矣。吳山越水相距非遙。而無緣把晤。時切遐思。啓者貴治杭嘉湖諸屬。春夏雨澤連綿。奉旨豫爲籌畫。此誠興利除害一大機會也。竊以江浙地勢相爲依倚。素稱澤國。欲防患者。惟有疏其流而已。敬陳末議。惟年先生採擇焉。夫浙中諸郡之水。半瀉於太湖。達三江以入海。相其形勢。必先治下流入海之門戶。而後上流得安。今婁江松江俱已疏達。獨東江久湮。無從識其故道。弟曾閱一水利書云。松江在太湖正東。婁江在太湖東北。東江在太湖東南。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。由是觀之。則東江故道卽今之乍浦無疑。若使乍浦不流通。夏秋之交。霖雨浹旬。諸水暴發。勢必阡陌浸淫。園田沮洳。倒流而旁溢。患不獨在一郡一省也。弟向經過其地。果見有舊閘及天妃宮。第閘址雖存。水道已塞。未知廢於何年。大約當時議者慮近海良田爲鹹水所漬故耳。不知閘之建也。啓閉在人。潮水湧進則急閉之。內河水溢則急啓之。時其蓄瀉雖有洪波巨濤。自得所歸宿。不復爲害於兩省利莫大焉。何可廢也。年先生旣以憂國愛民爲念。似宜圖其久遠。相度形勢。而更建之。變澤國爲膏腴。爲功豈淺鮮哉。妄述鄙見如此。未知

有當與否。

答貴州劉撫臺

天地間撐持世道之人。原不可多得。老先生學術品行。爲時矩範。聖天子特起東山。寄以節鉞。西南半壁。實藉撐持久矣。弟迂拙之性。自知不合時宜。調吳未及卅歲。卽具疏引退。未邀俞允。旣蒙聖眷。不得不勉盡臣職耳。至於平日之一舉一動。非敢求異乎人。第覺事情行到此處。便不得不如此行去。天理人情之正。原有一條。至當不易底理路。不容以己意相參酌。而事後之得失顯晦。更無暇計。然大江南北。賦重民稠。竭力措施。而孤子無助。動多阻滯。一旦欲其令行禁止。不戛戛乎難哉。乃過蒙獎譽。殊覺愧歎難安。近來仍擬退藏。又不敢有負聖主之知。是以暫留視事。夫功名可以任之時命。事業可以聽之遭逢。所可恃以自信者。惟此上不負朝廷。下不負生民。中不負所學而已。承諭委曲二字。聖賢不廢。具見老先生學有原本。奈弟抱愚守拙。旣不能隨時俯仰。又不能徑情直行。眞如著敝絮行荆棘中。步步牽制。如何如何。老先生不靳金玉。時賜指南。則叨佩教益。良非淺鮮矣。

與同鄉劉鵬文掌科

弟多難之餘。彌增憂懼。報主之誠雖切。而迂拙性成。動多違俗。近況不堪爲良友道也。啓者。吾鄉漕運水次。久經題往衛輝。軍民實爲兩便。第衛河水勢微弱。漕艘艱於輪輓。歷年運官屢被違限之罰。今秋又紛紛具呈。力求題復小灘舊次。且聲言叩關。此誠運官之便。而全省百姓之大不便也。曩者。老先生在都。亦

曾堅持此議。幸而改次衛輝。吾鄉得沐休息者數年於茲矣。第輝縣一勺之水。實難載數百石之艘。而挖淺又未易爲力。計莫若於木藥店引沁河之水。由陳橋左近開通。不過六七里。即可從金龍口以抵張秋。運河中間若祥符、陳留、封丘、延津、原武、陽武、蘭陽等處。均可爲水次。則民便而軍亦無不便矣。且開通此河。不特濟吾鄉之運。并濟山東之運。可以通商賈。可以灌民田。復可以洩黃河之水。一舉而數善備焉。誠良策也。弟向承乏濟寧。曾條陳此事於河院。遂委筆帖式齊壽親查。北河分防鄧諱之琮者。已經丈量明白。并估費十四萬金。迄今有案可據。惜彼時未經題達耳。興利除弊。老先生諒有同心。伏乞商之於撫軍。并藩臬諸公。祖酌量區畫。而後行之。果得興此大利。千百世不朽之功也。否則。運官與旗丁不勝其苦。將來勢必叩閭復歸舊次。全省受累無窮矣。

答陳滄州

使至。接捧來翰。甚慰遠懷。併聞德澤所被。遐邇謳歌。郡政一新。又可以風勵流俗。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。且值茲災荒之地。勢處艱難。老長兄設法賑濟。全活無算。此真仁人君子之用心。今之肉食者。豈可概望之哉。語云。不遇盤根錯節。無以別利器。信然。信然。弟到閩以來。將及三年。碌碌因人。毫無善狀。利不能興。害不能除。尸位素餐之譏。所不能免。老長兄將何以教我耶。每念遙遙千古。不過數人在天地間。而綱常名教。賴以不墜。周程張朱而後。我輩今日正不能辭其責。老長兄海州赴任時。弟他無所贈。惟近思錄一部。數年以來。想已熟讀而力行之。善政宏敷。救災恤患。此其驗歟。近弟又將先儒之書。次第重刊。

但才不逾人。學未聞道。妄執己見。謬爲刪訂。不知有當於古聖賢之意否。謹各呈一部。就正。伏祈指南。使不迷於所往。庶不至自誤以誤人耳。

答宋藩司

弟質本甚愚。學無所就。迂拙之性。久矣不合時宜。於庚寅春到任。未及數月。見世態不佳。人心陷溺。直道而行。輒有窒礙。已浩然有歸志。而二三友朋。猶有以行道濟時。稍展所學。相勸勉。予豈不知聖恩之當報。民隱之當恤。特以才與世疏。用與時違。理之所是。事之所可。我以爲當行也。而人或以爲不當行。理之所非。事之所否。我以爲不當行也。而人或以爲當行。旣不能同寅協恭。以慰聖懷。又不敢同惡相濟。以虐蒼生。碌碌因人。毫無善狀。尙可眷戀依違。虛受朝廷之爵祿哉。又歷數月。其志益決。因以病乞休。方謂從此以往。得以優游家園。與一二知己共相講論。以終素業。先儒有言。達則兼善天下。窮則兼善萬世。蓋進旣不能行其道。退或可以充所學。厭飫乎詩書之府。涵泳於仁義之途。談古論今。著書立說。守先王之道。以待後之學者。亦可不負區區之志耳。不謂重蒙聖恩。溫旨諭留。雖欲歸臥林間。而不可得。顧皇上之愛我方切。人之忌我愈深。百計千方。陰圖謀害。然而弟所自信者。上不欺君。下不欺民。內不欺己。外不欺人。如是而已。時之難易。勢之利鈍。又何問焉。蘇東坡曰。吾儕道理貫心肝。忠義填骨髓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。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。付與造物。科場一案。亦以正論不泯。公道難容。而有此一舉。豈期勢焰愈橫。狂飈益厲。卽平日所稱錚錚有聲者。而亦立脚不住矣。夜因感一夢。云。試觀風急天寒夜。誰是當門定脚人。後

歷歷驗之。竟無有敢主持公道者。時勢至此。良可浩歎。今欣逢皇皇聖明。儻得不爲伊所中傷。已屬厚幸。然而自古觸犯權奸。從未有得免於禍者。尙未知終當如何耳。若猶妄想欲以無柅之舟。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之中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從來聖賢處事。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。利害所不暇計也。弟之所守者此耳。不知老親家以爲然否。

與冉永光檢討

世之宦遊者。比比皆是也。而衣食之資。日用之費。取給於家鄉者。惟弟與老先生兩人。今老先生已高臥東山。田園自樂。因念及官愈高而費愈繁。弟將何以支撐。何其愛我深而念我切也。此等苦况。惟弟知之。弟並不敢向人言之。亦惟老先生知之。因而代爲弟慮之也。弟於四十九年蒞蘇。數月。見費用甚多。而毫無所出。事務紛冗。而勢處甚難。兼以心力既竭。精神衰邁。因而有告病之舉。又蒙聖主溫旨諭留。君恩愈厚。圖報愈難。豈期遷延至今。遂遇科場一案。既不能隨人俯仰。又不能乞休旋里。一時之士氣莫伸。萬世之是非莫正。不得已而爲此舉。而小人百計陷害。將來不知作何究竟。然將行將廢。自有天命。豈可以死生禍福移易其心哉。弟之可以自信。并可以對吾良友者。惟此而已。惟老先生更有以進而教之。曷勝幸甚。

答冉永光檢討

接讀諸大刻。如獲百朋。老先生衛道苦心。發明聖賢宗旨。使後學開卷了然。指南之功。莫此爲大。是紫陽

集諸儒之大成。而老先生又爲紫陽功臣矣。欣羨欣羨。弟前札敦請駕臨冰署者。非敢妄邀也。緣弟素聆大教。希志聖賢。奈聞道日淺。學問迂疏。思得大賢晨夕講貫。則是非得失有所諮諏。且夙蒙老先生情意懇摯。必不以弟爲不足教而棄之也。儻再得如請見書院聚首談心。使弟觀摩切磋有所矜式。或不至垂老無成耳。不圖玉體違和。復有陽春之訂。真令人喜憾交并。來翰云講道論文。是誠私心所冀。若曰善政可聞。則弟愧滋甚。儒者立身。出則堯舜君民。敷揚治化。否則修明道統。閑邪崇正。以啓後人。老先生急流勇退。林下優游。數十年著書立說。四方從游日衆。吾道可謂不孤。昔孔氏之徒三千。而斯道賴以昭著。朱子門下知名之士。如黃陳蔡劉輩亦不下數十餘人。故其著述最富。問答最多。而理學因之大明。然則天下第一等樂事。老先生實有之。若弟碌碌庸才。猥叨重任。兼以吳疆繁劇。清理實難。上負君恩。下失民望。而謬推善政。毋乃非知己之言乎。再懇者。前呈劄記一帙。冠以困學二字。見弟資質愚鈍。不敢自棄。而勤以自勉。謹就正有道。刪其所未當。啓其所未及。端所望於老先生者也。未知已邀斧削否。其五經詳說。願望校定攜來。一正弟從前紕繆。埽埽鵠立。俟候行旌。臨楮曷勝翹溯。

與冉永光檢討

前者接讀來教。得悉老先生道履綏吉。精神強固。慰甚慰甚。併聞學徒益衆。考道論德者戶外之屨常滿。老先生以引進後學爲懷。激厲裁抑之餘。當必有負荷斯道者出焉。誠吾黨之光也。可勝健羨。愧弟風塵

恆冀得一二同志之士往復辨難。互相切磋。以歸於至是。而可與商榷者絕少。初擬京師人才輻輳之地。當不乏潛修篤行之儒。所望相與有成。從此學術歸一。登高而呼。勢良便也。詎意晉接多人。好尙殊軌。鮮不以此事爲迂闊。間或不溺於儕俗。則又儒釋混淆。源流派別。茫然莫辨。其不至倡爲詖淫邪遁之詞。以簧鼓當世者幾希。弟又豈能以一人之力與之數數爭論乎。夫獨學無友。則孤陋而寡聞。昔聖哲賢所深懼也。弟所學與世齟齬若此。以視老先生之引翼後學。英才畢集。如黃陳李蔡輩盡出朱子之門。得不私心切慕。視爲人生第一樂事乎哉。異日儻得遂林泉之願。飫領誨益。并與諸君子晨夕過從。各出所懷。以相砥礪。或者尙有進境。弟生平之志願足矣。意所欲言。筆難縷述。伏乞時賜德音。輔其不逮。幸甚幸甚。

答黎寧光

僕莅吳逾載。無所豎立。實深蚩負之虞。然中心輾轉。欲去則時勢萬難。欲留則一籌莫展。以封疆重寄。而俯仰於一步一趨間。雖矯矯自好者。猶不屑爲。矧我輩讀聖賢書而甘此隱忍乎。關切如年兄。固宜一再相示。籌所以處此也。書中所云耳目有寄。手足有託。僕未嘗不寄之託之。無如此地屬員。倚爲耳目者多。聾瞶倚爲手足者實痿痺。人固未必盡不肖。似乎有迫而爲不肖者。僕之所優異皆人之所掩抑。僕之所擯斥又卽人之所褒嘉。是亦何道而措置之能宜乎。且僕之所患者。正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。誠則無不明。而物豈有遁情。誠則無不格。而物豈有梗化耶。夫大江南北。以一舉一動爲安危治忽之機。僕嘗日夜圖度。願彼同舟共濟者。曾未動彈。而先已掣肘。計此時待盡之黔首。惟有寬一分俾受一分之惠。雖曰

所濟無幾。猶愈於剝之削之之不已也。望年兄再爲僕籌之。相益當非淺鮮。率復。

與湯素一

曩者僕與年兄在請見書院講道論德。敬業樂羣。依依若前日事。憶永光冉先生云。我輩今日聚首一堂。把臂談心。人生快事。莫過於此。但恐我等姓名一旦或爲君相所知。異時便有不能自由之勢。何期一時之言。竟爲今日之左券乎。僕以不合時務之人。處萬難有爲之時。既有不得不出之勢。而又有不能自止之情。古人所謂難進者而僕偏值其易。古人所謂易退者而今又適逢其難。何僕所遇之蹇。以至於此也。近屢聞年兄留心聖賢之學。心竊慕之。然僕之從事於此。亦有年矣。但才不及人。學無所就。碌碌窮年。幾至廢墜。皆以未信而仕。學無原本。仕亦安能有所建樹。所以世路崎嶇。動輒得咎。僕之將來。亦不知作何究竟耳。然所可自信者。上不欺君。下不欺民。內不欺己。外不欺人。仰不愧而俯不怍。如斯而已。自於吉凶禍福。惟聽天之所命。其奈之何哉。年兄今有意於聖賢之學。亦既脫去舉業。從此沈潛程朱諸大儒之書。由流溯源。自洛閩直達洙泗。所造正不可限量。僕異日且瞠乎在後。未可知也。曷勝欣羨。伏惟精進勿懈。爲禱。儻有所得。幸毋吝示。草復不備。

答江西某鹽道

斯文正宗四卷。領到。并讀中丞王年兄序文跋語。昌言辨道。深切著明。陽明另祠。極爲允當。江右爲前賢講學名區。近聞士子嚮道者多。此皆老世兄與中丞加意振興。其爲人心風俗計。非小補也。卽以政事經

濟言之亦莫大乎是矣。前後掘刻。當次第檢發。至於廷中推舉。必爲公論所歸。加以素心確見。不容有毫髮私意也。惟望老世兄爲國自愛。夙夜慎持。斯爲吾道之光矣。

與友人

來教云。弟以先生爲周旋世務。謂指人情往來乎。然而弟之所言者。初非指人情往來也。若謂人情往來。令弟年兄儘可周旋矣。豈必先生親到而後爲先生之應酬乎。弟以爲凡有在人面前討好之意。皆周旋也。孔子曰。巧言令色。鮮矣仁。非必脅肩諂笑而後爲巧令也。凡與人接物。略有一毫委曲順適之意。皆周旋也。皆近於巧令也。古人云。王道平平。不令人喜。不令人怒。大約弟之病在令人怒。而先生之病在令人喜。弟既不能令人之不怒。而乃欲先生之不令人喜。亦見其難矣。但向外工夫減一分。則向內工夫增一分。此必然之理也。且詩文固亦學者之事。而有求工之心。亦足爲累。亦是周旋之一端。昔呂涇野先生謂空同李子。一爲歌行近體。卽如李杜。一爲古樂府。卽如曹劉阮謝。一爲賦記序書。卽如屈宋賈馬。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識仁。卽如程朱。一爲大學中庸。卽如曾思。惜其力之不加乎此耳。弟固敢以是爲先生望也。來教又云。必待學之旣成。而後一家非之而不顧。一國非之而不顧。天下非之而不顧。非必學未成而遂可自詡爲道學也。予謂道學二字亦甚平常。謂其道之所在而學之。凡非道之事。必不敢學也。而世之人見其守道不惑。遂以爲道學而譏之笑之。非真能見其爲道學而尊之也。若未嘗學問。而誇於人曰。吾道學也。此天下之至愚也。僭也。妄也。故務道學之名而自誇於人。固不可。避道學之名而不求其實。更不可。

若所謂學既成而後一家一國非之而不顧。則文王望道而未之見。孔子何有於我哉。亦何時爲學成之日哉。必待學成而後非之而不顧。則當學未成之日。一鄉非之。一國非之。天下非之。早有退而自阻者矣。又何能成其學也哉。

與友人

年長兄先生來教云。先讀四書五經。再參以諸儒語錄。卽此足見先生以古聖賢自期待。而不肯苟同於流俗。弟已仰止久矣。然其中猶不能無疑。夫先讀四書五經。誠是矣。但諸儒語錄。則不容於無辨正。未可強而同之也。先生所謂諸儒語錄者。指薛胡之語錄乎。抑指陳王之語錄乎。若讀書錄。居業錄。誠可讀也。豈傳習錄亦可讀乎。陽明之學。羅整庵先生已辨之。陳清瀾、張武承、陸稼書諸先生又辨之。其不可爲其所誤。明矣。弟往見歸德陸別駕。曾刻傳習錄。而陸稼書先生見田梁紫先生札中。偶及陽明之學。其答陳子萬書曰。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。又述田先生來札云。今日沈疴。惟在利之一端。我輩當實實於本分。當知上討論。實實於本分。當行上勇爲。只求自信。不圖人知。予觀田先生似亦非主持陽明者。其言於本分。當知上討論。非朱子所謂窮理以致其知乎。於本分。當行上勇爲。非朱子所謂返躬以踐其實乎。是田先生亦朱子之學。而非陽明之學也。或偶以陽明爲前輩。而不欲輕議之。此亦忠厚長者之道。而稼書似以中州之人。皆爲主持陽明之人。不無太過。然推稼書先生之心。初非有他也。不過以正學不明。大道久晦。欲尊程朱。黜陽明。使天下已讀陽明之書者。不至迷溺其中。而不返。而未讀陽明之書者。亦不至誤。

入其中而不覺。此亦稼書先生不得已之苦心也。相隔千里。不知先生所讀語錄爲誰氏之書。但學術不可以無辨。故敢爲先生陳之。愚意欲先生五經四書而外。先讀小學近思錄。朱子文集。語錄。及薛文清讀書錄。胡敬齋居業錄。羅整庵困知記。而後漸讀諸儒之語錄。庶有以辨同異而定取舍。若不先讀諸書。而汎觀先儒之語錄。則美惡雜陳。是非混淆。我之趨向能粹然一出於正乎。吾恐五色迷目。其不爲其所惑者。鮮矣。

正誼堂續集卷之六

記

請見書院記

吾邑舊有飲泉書院。蓋因孔子飲泉遠蹟。而構椽於此。以紀其勝。一邑之士。得以時講習焉。自明中葉。迄於國初。聞人學士。傑出乎其中者。實繁有徒。余髫髻時。往遊其地。私心竊慕。低徊不忍去。亡何。邑令某議欲毀之。余聞而駭。以爲聞有建書院者矣。未聞有毀書院者也。聞邑紳士欲出一言沮之。卒畏其嚴厲。相顧不敢發。而書院竟毀。令亦尋卒。余嘗有志興復。限於力。事遂已。歲壬申。余補內閣撰文。中書舍人。得與太史永光冉先生晨夕過從。交相淬厲。先生故大儒。久有倡明絕學。興起後賢之志。每言及書院事。輒爲愆憑。余欣然應命。終以羈於官。弗獲從事。甲戌。改授中書科中書。尋於季冬丁外艱。奉旨歸葬。次年春。扶櫬旋里。以大事未舉。無暇旁及。至丁丑冬。營葬畢。方欲鳩工庀材。又念舊址爲官地。私造非宜。乃於請見亭西置田二十畝。爲之基址。旋請命於邑令王公。而改作焉。今年二月。講堂及大門落成。餘亦漸次整理。顏之曰請見書院。今而後。諸君子可以朝斯夕斯。如良工之入肆。以成其器矣。余因之有感焉。夫世風日降。士人自束髮授書以後。富貴利達之念。卽已浸淫盤結於胸。牢不可拔。於是日營營於進取之途。冀得

一當以快吾志。而於考道論德無聞焉。閒與一二搢紳先生綢繆款曲。無非廣爲聲援。資其標榜。至於天人理數之微。治亂興衰之故。概茫乎未有得。以視封人之隱於下吏。等軒冕若塗泥。而獨於大聖人之戾止。求一望見顏色。卽能決其爲上天所生。以撥亂反正之人。不必請業請益。已若生平得所依歸者。其望道之切。見道之真。夫豈今之儒衣儒冠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。吾願學者之登斯堂。入斯室。顧名思義。羹牆往哲。毅然以斯道爲己任。不淪於俗學。不溺於異端。處則爲幽獨不愧之身。出則爲家國有用之士。今雖去聖已遠。不獲一親炙其休風。而行誼若此。是亦聖人之徒也。又何富貴利達之足云。余因紀興作之始末。而并述所期望於諸君子者如此。若夫維持風教。推獎英才。樂今日之有成。防他年之廢墜。俾得繼飲泉舊業。永垂不朽。則當事賢大夫之責也。余何有焉。

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

古之教者。家有塾。黨有庠。術有序。國有學。所以小成而大成。教化行而風俗美。率是道也。建陽崇政里爲先儒黃勉齋先生居址。先生思道脈之傳。非學無以垂後。因於蓋口禾場坪桐歷之地。畫基設塾。具廟學制度。諸生以時拜謁。朝講貫而夕橫經。亦昉諸古者家有塾之意。相勵於有成乎。明萬歷閒。充拓基址。殿閣崇邃。承先生志。且旁立先生祠以報功焉。越自國朝人文蔚起。重加鼎新。惟是甲寅兵燹之餘。凋殘漸久。復見摧圯。里中紳士恐其因此而絃誦輟響也。急爲鳩工而重葺之。門觀宮廬。肅然清密。諸如修器用。備享獻。以至圖史之藏。几席之設。漸次可觀。經始於年月日。迄某年月日告成。邑諸生王祖志等十人。不